

晉山左
長河志
筆談錄
籍考(一)



晉

錄

沈思孝
著

中
華
書
局

晉
錄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晉錄

明 嘉興沈思孝繼山著

山西田土三十六萬八千三十九頃二十七畝零。夏秋二稅共二百七十二萬四千二十二石。絲五千斤。絹四千七百七十七匹。稅課四十四萬七千六百四十四貫七百九十文。額解太倉銀六百七十七兩六錢。額徵工部四司銀一十萬九千九百五十二兩四錢。綾絹一千匹。河東鹽運司。額解池東場西場中場三分司計行鹽西安漢中延安鳳翔歸德懷慶汝甯南陽汝州平陽潞安澤沁達額辦小引鹽四十萬引。餘銀。解代太倉一千四百七十七兩一錢解宣大山西三鎮年例十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二兩九兩。府祿糧四萬三千一百一十三兩零本布政司抵補民糧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九兩

山西號爲內地。然自據東勝而甯鴈衝。據河套而偏老震。甯鴈入則由代崙而下。偏老震則由保河深入。於是三關之防重矣。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西鄰延綏河套。東連大同朔漠。北衝東勝一帶。甯武關設在朔州西南。其地名野豬溝。搭達木河等處。俱在關西北。相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方聯絡。緊接援會口要路。鴈門關設於代州。西抵甯武偏頭。東連紫荆倒馬。逼近朔州威遠。地之要害。三關相爲甲乙。而甯武據鴈偏兩關之中。爲東西應援。外接入角堡。內維岢嵐。尤爲緊關。故總兵初治

偏關。後移鎮於此。東起北樓口。抵大同井坪界。西至娘娘灘過河。抵延綏黃甫川界。邊長二百餘里。山西地高燥。人家蓋藏。多以上窖。穀粟入窖。經年如新。蓋土厚水深。不若江南過夕。即泡爛。惟隔歲開窖。避其窖頭氣。一時刻。卒然遇之。多殺人。其窖地。非但蓋藏粟。亦以避虜人遇窖。不敢入。惟積草薰之。縱多其歧竇。即熏烟有他竅。出不爲害。第家家穿地道。又穿之。每每長里餘。嘗與他家穿處相遇。江南調在地上。皆天生。塞北洞在地下。皆人造。

國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蓋虜南犯。朔應諸城要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自北二邊壞。虜遂直抵鎮城。是以總制毛伯溫。設法修復五堡。曰宏賜。曰鎮川。曰鎮邊。曰鎮山。曰鎮河。其地皆在舊二邊之內。去鎮城十里。各添設守備。而宏賜堡居中。復添設參將屯兵戍守。

始不敢輕犯。其境東連諸胡。西接套。東起天城。抵宣府鎮。西陽和界。西至井坪。抵山西北樓口。邊長六百四十餘里。

魏王盛兵蒲坂。

平陽府蒲縣

以塞臨晉。

縣屬蒲州

韓信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

西安府韓城縣

以木罌渡軍。

襲之。

黃河。自西安府入本省界。經大同府境。入太原之保德。岢嵐州。興縣。又經永甯州。甯鄉縣。至平陽府。永和。

大甯、吉州、河津、滎河、達蒲州。蒲在河之東。從此歷茨城、平陸、垣曲、經陝之潼關，始入河南界。

晉中俗儉朴。古稱有唐虞夏之風。百金之家，夏無布帽，千金之家，冬無長衣。萬金之家，食無兼味。飯以粟，故其齒多黃。食用羊，故其體多肉。其朔風高厲，故其色多黯黑，而少紅顏白皙之徒。其水泉深厚，故其力多堅勁，而少溼鬱微腫之疾。地有洞，故其虜至可避。商有伴，故其居積能饒。惟五六月，歎暑炎燄之時，日則捉扇而搖，夜仍燒炕而睡。此不可以理詰也。

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夥而商者，名曰夥計。一人出本，衆夥共而商之。雖不誓而無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勾貸於人而道亡，貸者棄捨之數十年矣。子孫生而有知，更焦勞強作以還其貸，則他大有居積者，爭欲得斯人以爲夥計。謂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則斯人輸少息於前，而獲大利於後，故有本無本者，咸得以爲生。且富者蓄藏不於家，而盡散之爲夥計。估人產者，但數其大小夥計若干，則數十百萬產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貧，貧者可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勝也。

蒲、解，皆平陽名郡。論州治，則解不及蒲。論屬邑，則蒲不及解。

河曲之地，取義於黃河一曲也。宋時爲火山軍。以其地有火山，巖石隙縫處，烟氣迸出，役之竹皮木屑，則焦架之以鬲釜水米則熟。其下似一團純火，而山仍有草木，根株不灼。事理之甚奇者。

沁水出沁州沁源縣山之東谷。經岳陽、澤州、穿太行、出覃懷、入黃河。狐首諸經云：界水則止。太行縣巨鹿。厚非一水所能界。故桑乾、漳、沱、清、濁、漳、皆穿太行而東。當黃淮汎濫時，當事者欲引沁水入衛，以分河勢。不知河入中國，受涇、渭、滎、洛、汴、泗諸水，非沁一水之能分其勢也。且沁出太行而南，皆山麓險阻，不能引而之衛。若沁可入衛，則河復禹故道，當不難矣。諸葛孔明曰：識時務者在俊傑。

太原縣十里晉祠，蓋以祀唐叔，而中有元君廟，泉出其下，匯而爲池。又前行數十步，流漸盛，東西分注。太原、清源二邑實賴之。水淵泓澄徹，爲晉中勝景。其西爲奉聖寺，初不詳所始。後得王明甫方伯碑文讀之，乃知爲唐郭公尉遲敬德所建。郭公英姿颯爽，驍勇絕倫，文皇創造，戰功當爲第一。晚乃悔悟前非，棲心三寶，遂建刹并州之南，疏請臨軒敕名奉聖，銷驚氣以慈航，敘雄風於寂境。蓋異人天資朗徹，故能超出塵網，完保榮名，視信越諸人。霄壤懸絕，雖曰主德克終，抑亦自全有道矣。韓蘄王初不知書，晚解兵柄，策蹇驢西湖山水間，時作小詞，默契禪理，與此頗相類。豈俗所云大富貴者多自修行中來耶？大同右衛軍馬坤女，年十七，將適人，化爲男子，嘉靖戊申七月也。後隆慶間，有李良兩者，又化爲婦人，婦妝見客不差。今萬歷間，又有儀賓生兒之異，比聞之，乃一神托胎於其腹中，臨產，輒自言欲脅出，其人懼，求從穀道，神嫌穢，不肯，再三求之，請以香水數斛澡之，乃從。澡畢，遂滅形，不知去向。

路安府長子縣城堯長子丹朱築也，故以名縣。縣去府治僅三十里，又當孔道，車馬往來絡繹，縣衙素有

怪。每中夜，若衣冠出遊者，或時至公堂，胥吏輩羣然走避之，以爲常。近已絕矣。

三受降城。東城在廣東勝州北，今朔州西北四百里。漢雲中郡中城，在今大同郡城西北五百里。東去東城三百里。漢九源縣西城，在古豐東北八十里。三城皆唐張仁愿所築，以受北地之降人者也。西城開元圯於河，別置河東寶歷初，又徙東城於綏遠峰南。中城遼元置州縣，今三城皆不守，而邱富趙全等乃道俺答爲板升，以受中國之降人。據之，板升衆可十餘萬。中國百工技藝，無所不有。趙全已爲俺答造宮殿，乃入住之日，忽梁折，俺答疑終身不敢入宮室，仍舊守水草住牧。全雖服上刑，他日邊塞之禍終潰於此。蓋南有香山，北有板升，此寇之所必資也。

晉俗勤儉，善殖利於外，卽牧畜亦藉之外省。余過朗陵，見羊羣過者，羣動以千計。止二三人執箠隨之，或二三羣一時相值，皆各認其羣而不相亂。夜則以一木架令跳而數之，妓婦與肩酒殺者日隨行，剪毛以酬，問之，則皆山以西人。冬月草枯，則麾羊而南，隨地就牧，直至楚中洞庭諸湖左右澤藪度歲，春深而回，每百羊，息羔若干，剪毛若干，餘則牧者自得之。

